

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 动因、路径与挑战^{*}

赵跃晨 姜文静

内容提要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发展呈现整体性崛起的态势。摩洛哥顺势而为，将清洁能源外交作为对外响应全球气候治理倡议和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杠杆，对内强化自身能源安全和巩固社会经济稳定的绿色引擎。从具体实践来看，摩洛哥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多维合作平台为依托、以相对技术优势为支撑，通过多向结网、议程设置和能源互联等实践提升其在全球能源合作网络中的中心性。基于多重策略的相互作用，摩洛哥在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构建国家竞争优势和提升国家地位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西撒哈拉问题的掣肘、区域层面的同质化竞争、国际层面的不对称关系等问题阻碍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向纵深推进。在全球能源转型“南北鸿沟”日益显著的背景下，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模式将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权力的边缘走向中心树立新典范，也为中国深化与摩洛哥清洁能源合作提供契机。

关键词 摩洛哥 清洁能源外交 气候变化 绿色发展

作者简介 赵跃晨，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昆明 650091）；姜文静，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昆明 650091）。

引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清洁能源发展超出此前预期步入快车道，作为

* 本文系 2023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的挑战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3CGJ030）和教育部基地项目“百年变局下国际体系与中东地区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2JJD810023）的阶段性成果。

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动因、路径与挑战

一种对外战略手段的清洁能源外交走上世界舞台。“全球北方”国家凭借技术、资金和理念优势，将清洁能源外交视为霸权护持的重要手段。^①“全球南方”国家则侧重利用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力求抓住新一轮能源转型机遇期，以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并提升国际地位。新一轮能源转型机遇为何对“全球南方”国家如此重要呢？

从理论上看，社会认同理论指出，国家主要通过“社会流动”“社会竞争”和“社会创造”三种策略谋求地位。^②对于众多南方国家而言，既难以通过“社会流动”策略突破高地位群体的边界，也无法通过“社会竞争”策略快速积累国家实力，因而更倾向于通过推动制定新的国际准则、制度及规范来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从实践上看，冷战结束标志着两极体系解体，为南方国家不同波次、不同程度地崛起创造了条件。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全球治理的广泛性、开放性、包容性使得各问题领域出现治理主体扁平化态势，不同国家开始承担或共同承担气候、能源、粮食、卫生等领域治理的领导责任。^③在治理过程中，能够展现足够治理能力和协调能力的国家有可能成为该领域治理的领导者。对于追求属性地位和角色地位的新兴中等国家来说，通过外交手段在全球治理中提升代表性和话语权，直接关系到其国际地位的构建与提升。与此同时，新兴中等国家是综合国力特别是人口、版图等指标弱于传统意义上的中等强国，但擅长将某些优势资源（如文化、军事、科技等）融入外交领域，并借助多边外交发挥重要影响力的一类国家。^④因此，清洁能源外交不仅是新兴中等国家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国家利益、达成国家目标乃至完成崛起使命的重要抓手。

自穆罕默德六世（Mohammed VI）执政以来，摩洛哥积极发展国内经济，增强军事实力，崛起为西亚北非地区的新兴力量。为从全球治理规则的追随者迈向影响者，摩洛哥积极寻求提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地位，并将软实力建设作为增强国际交往优势的抓手。除依托宗教文化外交和多元经济外交外，摩洛哥日益认识到清洁能源外交在塑造国际舞台各方偏好和行为中的重要作用。^⑤基于此，摩洛哥在培育国内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清洁能源合作，并将清

^① 李昕蕾、毛肖楠：《“印太战略”背景下拜登政府东南亚清洁能源外交》，《国际论坛》2024年第6期，第64页。

^② 邢瑞利：《地位寻求、角色塑造与印度应对中美科技竞争的逻辑》，《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第61页。

^③ 秦亚青：《全球治理趋向扁平》，《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5期，第56页。

^④ 薛力、陈倩文：《中等国家如何定性与定位》，《中国发展观察》2022年第5期，第84页。

^⑤ Andreas Wüsta and Katharina Nicolai, “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Soft Power: Evidence from Morocco,”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28, No. 4, 2023, pp. 554 – 579.

洁能源合作列为外交决策的优先事项。从 2001 年主办第 7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7）到 2016 年主办第 22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2），伴随着清洁能源发展和低碳技术革新，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迅速崛起。在第 22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摩洛哥不仅与多个欧盟国家就建立清洁能源市场达成共识，还主办了首届“非洲行动峰会”，为非洲伙伴发展清洁能源提供必要支持，这标志着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从初步探索迈向稳步推进。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的轨迹吸引了国际社会关注，获得“绿色领跑者”“可再生能源大国”“非洲低碳先驱”等美誉。

清洁能源外交作为摩洛哥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新亮点，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有学者以时间为线梳理了摩洛哥从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的历史脉络。^①但是，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探讨摩洛哥国内清洁能源发展战略、实践及成效，而对国际合作的分析相对不足。有学者以区域为界，重点讨论摩洛哥与“全球北方”国家围绕能源转型的合作情况及相应影响。^②事实上，除了南北合作外，摩洛哥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南南合作也取得诸多进展，与国际组织在绿色技术、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合作亦不容忽视。还有学者深入剖析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相关议题，如气候变化中的清洁能源政策^③、绿色殖民下的清洁能源合作^④、领土争端中的清洁

① 相关研究参见：Abdelkarim Guaadaoui et al.,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and Establish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 Overview on the Moroccan Model,” *EDP Science*, Vol. 234, 2021, p. 5.

② 相关研究参见：Roberto Cantoni and Karen Rignall, “Kingdom of the Sun: A Critical, Multiscalar Analysis of Morocco’s Solar Energy Strategy,”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Vol. 51, 2019, pp. 4 – 10; Eyene Okpanachi, “Energy Regime Reconfiguration and Just Transitions in the Global South: Lessons for West Africa from Morocco’s Comparative Experience,” *Futures*, Vol. 139, 2022, p. 4; Britta Daum, “(In) consistency in European External Energy Governance in the EU’s Southern Neighbourhood :The Case of Morocco,” Ph. D. Thesis, *The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armstadt*, 2020, p. 53; Charikleia Karakosta et al., “RES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between EU and MENA Countries:The Case of Morocco,” *Energy Strategy Reviews*, Vol. 2, No. 1, 2013, p. 95; Mihai Tatomir, “European Union Energy Policy on the External Market: Tools and Opportunities. Case Study: EU’s Energy Relations with the Kingdom of Morocco,” *Studia Universitatis Babes – Bolyai*, Vol. 68, No. 2, 2023, pp. 96 – 102.

③ 相关研究参见：Katharina Elisabeth Nicolai, “A Green Gambit: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Foreign Policy in Morocco,”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27, No. 4, 2022, pp. 714 – 740; “La Diplomatie Environnementale du Maroc en Afrique:un Mix Intérieur – Extérieur,” Telos – EU, 2018, <https://www.telos-eu.com/fr/politique-francaise-et-internationale/la-diplomatique-environnementale-du-maroc-en-afrique.html>, accessed March 23, 2024; “Klima – Diplomatie: Marokkos Neue Strategie in Afrika,” Schriftenreihe des Fachgebiets Politik am Centrum für Nah – und Mittelost – Studien (CNMS), 2017, <https://www.unimarburg.de/cnms/politik/mena>, accessed March 3, 2024.

④ Ali Amouzai and Ouafa Haddioui, *Green Hydrogen in Morocco: Just Transition or Greenwashing Neocolonialism?* Amsterdam: Th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2023, pp. 5 – 10.

能源开发等，^①但鲜有研究对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的实践进行系统性分析。清洁能源外交逐步成为摩洛哥对内保障能源安全、巩固统治基础，对外扩大国际影响、谋取地缘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其清洁能源外交的动因和路径是什么？相关外交实践取得哪些成效？面临哪些挑战？这些都是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为行文考虑，本文对清洁能源采用较为狭义的界定，聚焦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国际权力体系变迁中的作用。同时，借鉴相关研究，将清洁能源外交定义为国家行为体在地位寻求与低碳转型双重目标下，以全球气候治理为议题引领、以双边和多边机制为合作平台，通过规则标准设定、能源项目合作、对外技术合作等外交工具，在区域乃至全球清洁能源治理领域捍卫发展利益的对外交往活动。

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的动因

摩洛哥对清洁能源外交的重视与投入并非心血来潮或盲目跟风，而是基于对外响应全球气候治理倡议和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考量，以及对内强化自身能源安全和巩固社会经济稳定的需求。其中，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多维合作平台的依托、相对技术优势的支撑，共同构成了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

（一）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的动因

第一，响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时代共识。目前，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人类共识。^②对于摩洛哥而言，开展清洁能源外交既是对全球“双碳”目标的积极响应，也是对气候自然灾害频发的主动应对。

一方面，摩洛哥将清洁能源外交视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抓手。能源转型是全球实现21世纪中叶碳中和的三大路径之一，摩洛哥深知应对和突破碳约束的能力在新一轮能源转型中具有重要意义。^③在摩洛哥看来，发展清洁能源不仅使其有望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实现弯道超车，同时还能立足清洁能源优势，通过构建伙伴关系、提供技术援助、打造能源枢纽等外交举措，提升其议程设定能力和

^① Ghezloun Anissa, “Energy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se of Morocco and Algeria,” *Energy Procedia*, Vol. 50, 2014, pp. 537 – 540.

^② 袁志刚：《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中国经济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③ 赵跃晨、姜文静：《“意愿”与“能力”视角下阿拉伯国家能源转型差异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5期，第75页。

国际话语影响力。在国际气候政治领域，摩洛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组成非洲集团、阿拉伯集团及“77 国集团和中国”，在清洁能源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推动全球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有序的方向发展。^①

另一方面，摩洛哥将清洁能源外交视为提升国家气候适应能力的依托。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摩洛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责任轻于发达国家，但作为气候变化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它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并成为推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行动派。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摩洛哥气温平均每十年上升 0.2℃，超出全球平均水平。预计到本世纪中叶，摩洛哥年平均气温将上升 1.5—3.5℃，到本世纪末可能上升超过 5℃。^② 随着气温升高，摩洛哥一些地区干旱、洪水及其他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害也在增加（参见表 1）。据估计，每年自然灾害给摩洛哥造成约 8 亿美元的损失。^③ 为有效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摩洛哥选择加入碳减排行列，通过制定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深化清洁能源能力建设合作，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表 1 摩洛哥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害（1900—2023 年）

自然灾害	子类型	发生次数（次）	总死亡人数（人）	受影响总数（人）	总损失金额（美元）
干旱	干旱	5	0	412000	900100000
洪水	山洪	7	205	112832	290000000
	河洪	11	921	116423	266200000
极端气温	寒潮	5	0	2477550	0
	热浪	1	0	0	809000
风暴	对流风暴	2	49	117000	300000000
	热带风暴	1	1	0	50000
滑坡	滑坡	1	1	12216	0

资料来源：紧急事件数据库（EM - DAT），<https://www.emdat.be/>, accessed January 15, 2025。

第二，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杠杆。作为非洲、阿拉伯和地中海地区的中等强国，摩洛哥常常面临北方国家纵向整合和区域国家横向竞争的挑战，尤其是其发展高度依赖能源进口，易受全球能源危机和区域能源大国政策调整影响。为

① Julia Terrapon – Pfaff et al.,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Morocco Country Report*, Dessau – Roßlau: Umweltbundesamt, 2018, p. 11.

② “MOROCCO Climate Fact Sheet,”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 2023, <https://go.ifrc.org/countries/119/additional-info>, accessed January 10, 2025.

③ “Report: Natural Disasters Cost Morocco \$ 800 Million Annually,” HESPRESS English, November 20, 2024, <https://en.hespresa.com/96272-report-natural-disasters-cost-morocco-800-million-annually.html>, accessed January 10, 2025.

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动因、路径与挑战

避免在区域竞争中被边缘化，摩洛哥将清洁能源外交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助力国家突破能源地缘瓶颈。相较于北非地区其他资源富集国，摩洛哥在能源禀赋方面存在先天劣势。阿尔及利亚作为北非最大天然气出口国，长期通过马格里布—欧洲输气管道^①对摩洛哥施加政治压力。2021年管道合约到期后，阿尔及利亚以西撒哈拉主权争议为由拒绝续约，导致摩洛哥每年损失数亿美元过境费。^②面对阿尔及利亚将能源政治化和武器化的困局，摩洛哥依托清洁能源外交，跳出传统的“零和竞争”模式，有效缓解了地区能源地缘安全的紧张局势。

二是深化与地区国家友好关系。北非国家坐拥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如光伏、风能、潮汐能及地热等，但各国在减少对化石能源依赖的进程中步伐不一，这为摩洛哥主导并构建新的区域能源外交互动平台提供了契机。从“大摩洛哥”^③到现代地缘蓝图，摩洛哥一直试图在加深与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同时，提升自身在区域能源治理格局中的话语权，而清洁能源外交拓宽了它与周边国家对话与合作的渠道。摩洛哥依托地缘优势和技术经验，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可再生能源合作，寻求优势互补，促进相关产业发展。通过推动基于减贫、就业、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清洁能源项目对接、技术合作和电网互联，摩洛哥不仅改善了地区民众的基本生活质量，还赢得了周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从而增强了其在区域能源治理中的领导地位。

第三，保障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绿色引擎。稳定的能源供应和能源安全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面对通过改革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改善民生的严峻任务，探索新的经济模式成为摩洛哥王室巩固合法性的重要抓手。尤其在2011年“2·20”运动之后，摩洛哥更是将发展清洁能源作为解决能源贫困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优先事项。^④从政治稳定角度来看，清洁能源外交能为摩洛哥政治转型提供能源保障。作为能源进口国，摩洛哥90%的能源消耗依赖进口。在逆全球化、俄乌冲突、能源危机等多重因素叠加的背景下，化

① 马格里布—欧洲输气管道又称阿尔及利亚—西班牙输气管道，是将阿尔及利亚哈西鲁迈勒（Hassi R'mel）气田经摩洛哥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然气管网相连，向西班牙、葡萄牙及摩洛哥供应天然气的跨国管道输送系统。

② Alissa Pavia, “Crisis in the Maghreb,” in Karim Mezran (eds.), *North Africa’s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mid Change and Continuity*, Washington, D. C.: Atlantic Council, 2022, p. 29.

③ 大摩洛哥理论（Greater Morocco Theory）是摩洛哥独立后提出的一种民族主义领土主张，旨在恢复所谓“历史疆域”。现今“大摩洛哥”多用于他国谴责摩洛哥对有争议的西撒哈拉地区提出收复领土要求的行为。

④ 孟瑾：《延续与革新：“2·20”运动与摩洛哥的政治发展及其前景》，《中东研究》2021年第2期，第128页。

石燃料价格上涨给摩洛哥政府带来巨大财政压力。截至 2022 年 8 月底，摩洛哥能源账单增加了一倍多，达到近 95 亿欧元。^① 同时，摩洛哥国内能源需求在过去 10 年间也以每年 7% 的速度增长。根据预测，该国 2030 年总电力需求将从 2008 年的 2400 万千瓦时增长到 9500 万千瓦时。^② 在供给不足、需求增长的困境下，构建清洁能源伙伴关系以带动国内能源转型、缓解传统能源短缺，成为摩洛哥能源安全战略的首选路径。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清洁能源外交能为摩洛哥经济转型注入发展活力。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基于能源革命和国家发展的双重需求，将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视为其在位期间的首要任务。^③ 尤其是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界经济链条中，清洁能源外交能为摩洛哥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保驾护航，间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升国民生活水平、降低化石燃料的环境破坏风险。^④ 2022 年，摩洛哥清洁能源行业创造了超过 12000 个就业岗位，其中 7327 个岗位来自水力发电产业，1900 个岗位来自风电产业，2100 个岗位来自太阳能光伏产业，820 个岗位来自太阳能供暖与制冷行业。^⑤ 此外，清洁能源咨询、物流和出口等衍生行业也创造了数千个就业岗位。^⑥ 欧洲地中海经济研究所论坛（FEMISE）研究发现，摩洛哥通过加强与欧盟、北非等国（组织）的清洁能源合作，将为国内创造多达 48 万个就业岗位。^⑦

（二）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的要素

国家行为体在进行外交决策时，必须考虑自己拥有什么资源和怎样运用这些

-
- ① Ali Amouzai and Ouafa Haddioui, *Green Hydrogen in Morocco: Just Transition or Greenwashing Neocolonialism?* Amsterdam: Th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2023, pp. 5 – 10.
- ② *Country Profile Morocco*, Rome: RES4 Africa Foundation, 2016, p. 12.
- ③ “A Royal Vision – King Mohammed VI Speech at National Energy Conference,” MASEN, March 6, 2009. <http://www.masen.ma/en/the-story#>, accessed January 15, 2025.
- ④ Chama El Moummy, Yahya Salmi and Hindou Baddih, “The Role of Renewable Energy Sector in Reducing Unemployment: The Moroccan Case,” *E3S Web of Conferences*, Vol. 234, 2021, pp. 1 – 3.
- ⑤ “Renewable Energy Employment by Country: Morocco (2022),” IRENA, 2023, <https://www.irena.org/Data/View-data-by-topic/Benefits/Renewable-Energy-Employment-by-Country>, accessed January 15, 2025.
- ⑥ “Morocco Making Waves with its Green Energy Progress,” ARAB News, March 21, 2024,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480426/amp>, accessed January 15, 2025.
- ⑦ “Renewable Energy to Create 400,000 Moroccan Jobs Over Next 20 Years,” Morocco World News, February 23, 2021, <https://www.moroccoworldnews.com/2021/02/335800/renewable-energy-to-create-400000-moroccan-jobs-over-next-20-years>, accessed January 20, 2025.

资源。^① 摩洛哥凭借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多维合作平台依托以及相对技术优势支撑，为其清洁能源外交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第一，绿色发展理念为摩洛哥实施清洁能源外交指明方向。随着气候变化挑战加剧和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摩洛哥政府愈发认识到发展清洁能源的紧迫性。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关切，绿色发展理念逐渐在政府、社会层面引发共鸣。在政府层面，摩洛哥政府2009年的《国家能源战略》（*National Energy Strategy*）提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42%。^② 随着《可再生能源发展法》（*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Law*）的颁布以及摩洛哥太阳能署（MASEN）（现已更名为摩洛哥可持续能源署）的成立，摩洛哥清洁能源体系逐步完善。此外，摩洛哥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绿色补贴、优化程序等一系列举措，助力国际清洁能源项目落地见效。^③ 在社会层面，绿色意识的普及为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提供了沃土。据统计，86%的摩洛哥受访者表示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其中78%的受访者支持优先投资清洁能源项目。^④ 为响应国家“绿色增长”发展战略，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相关研讨会、公众咨询和实践培训等活动，从国际合作的被动受益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⑤

第二，打造合作平台为摩洛哥实施清洁能源外交奠定基础。机制化的国际平台串联清洁能源政策、融资、技术和市场等关键要素，是摩洛哥清洁能源蓬勃发展的依托。摩洛哥在区域内积极倡导清洁能源合作机制，尤其重视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合作。2022年，摩洛哥与南非等5个国家共同成立非洲绿色氢能联盟（AGHA）。^⑥ 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期间，摩洛哥与埃塞俄比亚联合创立可持续能源获取联盟（CSEA）。除了区域合作外，摩洛哥深度融入国际清洁能源合作，分别于2015年加入国际可再生能源署、2016年加入国际太阳

① 李少军：《国际战略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② 吴磊、赵跃晨：《碳中和目标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西亚非洲》2022年第6期，第65页。

③ 赵跃晨、姜文静：《“意愿”与“能力”视角下阿拉伯国家能源转型差异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年第5期，第75—76页。

④ “EIB Climate Survey: 86% of Moroccan Respondents Say Climate Change is Already Affecting Their Everyday Lif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December 20, 2022, <https://www.eib.org/en/press/all/2022-560-86-of-moroccan-respondents-say-climate-change-is-already-affecting-their-everyday-life>, accessed January 20, 2025.

⑤ Mohammed Daoudi, “Education in Renewable Energies: A Key Factor of Morocco’s 2030 Energy Transition Project. Exploring the Impact on SDG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Open*, Vol. 9, 2024, p. 7.

⑥ “The Africa Green Hydrogen Alliance,” Green Hydrogen Organisation, <https://gh2.org/agha>, accessed January 20, 2025.

能联盟、2023 年加入煤炭淘汰联盟（PPCA）。^① 同时，摩洛哥频繁主办国际活动，包括 2019 年国际太阳能泵和绿色能源展览会、2016 年第 22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24 年国际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展览会等。^② 这些平台推动摩洛哥清洁能源合作关系走向制度化与规范化（参见表 2）。

表 2 摩洛哥倡导与参与的清洁能源治理平台

	平台	时间
倡导	非洲可再生能源倡议（Africa Renewable Energy Initiative）	2015 年
	非洲绿色氢能联盟（The Africa Green Hydrogen Alliance）	2022 年
	可持续能源获取联盟（Coalition for Sustainable Energy Access）	2023 年
	地中海可持续发展委员会（The Mediterranean Commiss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0 年
加入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	2015 年
	国际太阳能联盟（ISA）	2016 年
	绿色气候基金（GCF）	2018 年
	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21）	2005 年
	煤炭淘汰联盟（PPCA）	2023 年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各平台官网数据整理。

第三，相对技术优势为摩洛哥实施清洁能源外交提供支撑。2000 年，摩洛哥启动创新战略，旨在减少对进口技术的依赖，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上游移动以获取更多附加值，为该国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环境。^③ 2009 年，太阳能与新能源研究所（IRESEN）的成立填补了摩洛哥在可再生能源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的空白。2000—2022 年，摩洛哥清洁能源技术专利申请数量不断增加，主要集中在太阳能发电技术方面，同时涵盖风能、海洋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多种清洁能源技术。^④ 在利用太阳能热能技术发电方面，摩洛哥排名全球第四，仅次于西班牙、美国和南非。^⑤ 根据《2023 年绿色未来指数》，摩洛哥

① “International Solar Alliance Opened for Signing in Morocco,” The Economic Times, November 16, 2016, <https://www.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industry/energy/power/international-solar-alliance-opened-for-signing-in-morocco/articleshow/55457526.cms>, accessed January 20, 2025.

② “Renewable energy Trade Shows in Morocco,” Neventum, <https://www.neventum.com/tradeshows/renewable-energy/morocco>, accessed January 25, 2025.

③ Soukaina Boudoudouh, *Renewable Energy in Morocco, Clean Energy Innovation Policies in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Pari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0, p. 193.

④ “Country Rankings,” IRENA, 2020, <https://www.irena.org/Statistics/View-Data-by-Topic/Capacity-and-Generation/Country-Rankings>, accessed January 25, 2025.

⑤ *The Renewable Energy Transition in Africa Country Studies for Côte d'Ivoire, Ghana, South Africa, Morocco and Rwanda*, Abu Dhabi :IRENA, 2020, p. 67.

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动因、路径与挑战

在清洁能源创新方面位列全球第十六。^①凭借这些创新成果，摩洛哥在区域层面逐渐占据技术优势（参见表3），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领域的地位显著提升，成为第一个加入能源“创新使命”倡议的非洲国家。随着绿色低碳技术的转化，摩洛哥钴、铜、银和磷酸盐等关键矿产的地缘价值开始凸显。丰富的“新材料维生素”储备不仅为摩洛哥清洁能源产业孕育了新场景、新模式和新业态，还成为推动其国际能源合作向绿色低碳方向迈进的战略支点。

表3 2023年中东及北非部分国家绿色未来指数概况

国家	清洁创新指数
摩洛哥	6.16
埃及	6.05
阿联酋	5.36
卡塔尔	4.85
科威特	4.73
沙特阿拉伯	3.99
阿尔及利亚	1.65

资料来源：“The Green Future Index 2023,” The MIT Technology Review,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3/04/05/1070581/the-green-future-index-2023/>, accessed January 25, 2025.

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的路径

过去十年，摩洛哥在清洁能源外交方面表现活跃，该领域已成为摩洛哥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国际秩序向低碳转型的趋势，摩洛哥积极调整能源外交目标和策略，通过多向结网、议题设置、能源互联等实践，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提升低碳竞争力、优化低碳发展国际环境。

（一）清洁能源外交中的多向结网

在全球能源转型南北鸿沟日益显著的背景下，摩洛哥依托区位优势，不仅积极融入“全球北方”国家主导的清洁能源治理体系，还主动引领南方国家的能源转型进程，其清洁能源伙伴关系呈现“北向融入”与“南向引领”的双轨模式。

第一，以融入的姿态推动“南北”清洁能源合作。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排

^① “The Green Future Index 2023,” The MIT Technology Review, 2023,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3/04/05/1070581/the-green-future-index-2023/>, accessed January 30, 2025.

头兵，欧洲以纵向整合的方式为摩洛哥清洁能源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经验支持。一位摩洛哥官员曾评论，可再生能源“就像欧洲的一种宗教”，使摩洛哥将自己定位为欧洲能源安全战略的支柱。^①因此，摩洛哥重视与欧洲的清洁能源合作，并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和发表联合意向声明等方式融入欧洲清洁能源战略轨道。在区域层面，2022年10月，摩洛哥与欧盟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绿色能源伙伴关系，双方将在私营企业参与下，深化绿色能源开发利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合作，通过加大在绿色技术、绿色能源和绿色金融等领域的投入推动双方低碳转型。^②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委员奥利维尔·瓦尔赫里（Olivier Valhery）访问摩洛哥，宣布追加6.2亿欧元支持摩洛哥清洁能源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③在国家层面，摩洛哥同德国、法国建立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涵盖可再生能源开发、低碳制氢、能源储存等领域。2012年，摩洛哥与德国建立能源合作伙伴关系，2020年6月签署关于发展绿色氢能的合作协议，将建设100兆瓦电解能力的电解氢项目。^④此外，摩洛哥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挪威、芬兰等国通过签订谅解备忘录加强可再生能源、清洁燃料和原料等领域合作。

第二，以引领的姿态拓展南南清洁能源合作。南南合作是摩洛哥外交政策的战略支柱，而非洲又被摩洛哥视为南南合作的核心。2017年重返非洲联盟（Africa Union）后，摩洛哥以清洁能源开发合作为切入点，撬动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2018年，摩洛哥协同非洲开发银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提出“沙漠发电”倡议，支持非洲国家开发适应其自然环境和特定能源需求的可再生能源技术。^⑤同时，摩洛哥向非洲国家提供清洁能源技术和能力建设援助。2021年12月，摩洛哥与尼日利亚敲定太阳能合作项目，以增加尼日利亚西北地区的

① Karen Eugenie Rignall, “Solar Power, State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Energy Transition in Pre-Saharan Morocco,” *Sage Journals*, Vol. 48, No. 3, 2016, p. 544.

② 管克江：《摩洛哥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人民日报》2023年4月12日，第15版。

③ “EU Launches New Cooperation Programmes with Morocco Worth € 624 Million Green Transition, Migration and Reforms,” European Commission, March 2, 2023, https://neighbourhood-enlargement.ec.europa.eu/news/eu-launches-new-cooperation-programmes-morocco-worth-eu624-million-green-transition-migration-and-2023-03-02_en, accessed January 30, 2025.

④ “Germany’s Green Hydrogen Revolution: Key Partnerships in the Making,” Hogan Lovells, December 10, 2021, <https://www.hoganlovells.com/en/publications/germanys-green-hydrogen-revolution-key-partnerships-in-the-making>, accessed January 30, 2025.

⑤ “Renewable Energy in Africa: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nd Moroccan Agency Masen Join Forces to Roll out ‘Desert to Power’ Initiativ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November 7, 2018, <https://www.afdb.org/en/news-and-events/renewable-energy-in-africa-african-development-bank-and-moroccan-agency-masen-join-forces-to-roll-out-desert-to-power-initiative-18658>, accessed January 30, 2025.

能源供应。2022年3月，摩洛哥与塞内加尔签署合作伙伴协议，内容涉及绿色知识交流、绿色能源数据共享和绿色低碳能源项目合作等。^① 2022年5月，由南非、纳米比亚、肯尼亚、埃及、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6国成立的非洲绿色氢能联盟正式启动，旨在推动非洲大陆更快地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加速转向可再生能源。^② 2023年11月，在第三届MSGBC（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和几内亚—科纳克里）石油、天然气和能源合作会议期间，摩洛哥呼吁相关国家加强能源转型合作，强调清洁能源合作将为南南合作带来新的发展机遇。^③ 2023年，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牵头建立可持续能源获取联盟，旨在有效促进联合国2030年目标在最不发达国家的实现，即确保这些国家能够100% 获取能源。^④ 显然，摩洛哥作为清洁能源发展的区域翘楚，正以实际行动与南方国家开展多边共赢合作。

（二）清洁能源外交中的议题设置

国际议题设置是指在国际层面，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在各种论坛展示自己的观点，并力图使自己关注的问题在国际组织中被提出来，通过议程的扩大或缩小追求自身优势的最大化”^⑤。进入21世纪以来，摩洛哥高度重视全球能源议题设置，在议题界定、备选方案选择及主体间建构方面精心布局，多次主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是例证。摩洛哥在清洁能源外交领域运用议题设置功能呈现三大特征。

第一，通过议题绑定设置议程。摩洛哥注重将清洁能源议题与其他重要议题

-
- ① “Morocco,Nigeria Collaborating on Solar Energy Installations,” Morocco World News, December 27, 2021, <https://www.moroccoworldnews.com/2021/12/346222/morocco-nigeria-collaborating-on-solar-energy-installations-in-several-states>, accessed February 5, 2025.
 - ② “African Green Hydrogen Alliance Launches with Eyes on Becoming a Clean Energy Leader,” Climate Champions, May 18, 2022, <https://climatechampions.unfccc.int/african-green-hydrogen-alliance-launches-with-eyes-on-becoming-a-clean-energy-leader/>, accessed February 5, 2025.
 - ③ “MSGBC Oil, Gas & Power 2023 to Drive Reg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and Industry Growth,” Energy Capital Power, January 17, 2023, <https://energycapitalandpower.africa-newsroom.com/press/msgbc-oil-gas-and-power-2023-to-drive-regional-energy-cooperation-and-industry-growth?lang=en>, accessed February 8, 2025.
 - ④ “COP28: Morocco, Ethiopia Join Forces to Creat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for Sustainable Energy Access,” Morocco Times, December 6, 2023, <https://moroccotimes.tv/cop28-morocco-ethiopia-join-forces-to-create-international-coalition-for-sustainable-energy-access/>, accessed February 8, 2025.
 - ⑤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5页。

捆绑，以提高相关议题的显著性和关联性，尤其是与全球气候谈判捆绑，强调清洁能源合作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强相关性。作为首个和唯一一个两次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非洲国家，摩洛哥在主办和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凭借自身独有的能源结构优势，保持与发达国家相近的减排立场，并将清洁能源合作与全球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目标锚定，借此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清洁能源合作，推动能源转型由“低政治”议题升至“高政治”议题（参见表 4）。践行高比例能源替代的行动力为摩洛哥积极的气候谈判奠定基础，而气候谈判日益推进又确立了其可再生能源大国的地位。

表 4 摩洛哥在历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清洁能源发展倡议

会议名称	年份	地点	表现
第 7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2001 年	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部长宣言》中提道：“在新能源方面，开发和推广新技术并进行投资非常重要，包括通过私营部门参与、以面向市场为方向，以及推出扶持型的公共政策和国际合作。”
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2015 年	巴黎	摩洛哥王子穆莱·拉希德发表了关于摩洛哥未来能源发展的演讲。他宣布一项新的国家能源战略（NES），将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占电力总量的比例从 2020 年的 42% 提高到 2030 年的 52%。
第 22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2016 年	马拉喀什	1. 《马拉喀什行动宣言》强调可持续发展和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性，并呼吁各国加强合作，实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 2. 摩洛哥主办非洲行动峰会，穆罕默德六世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讲话，强调摩洛哥将向非洲伙伴提供其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专业知识。
第 25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2019 年	马德里	摩洛哥在会议上表明：“摩洛哥将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制定干预措施和行动，以超额完成到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42% 的目标。”
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2021 年	格拉斯哥	1. COP26 能源转型理事会（ETC）会议在摩洛哥举行，目标之一是介绍摩洛哥能源转型新发展模式。 2. COP26 期间，摩洛哥承诺停止建设新的燃煤电厂。
第 28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2023 年	迪拜	1. 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签署一份关于建立可持续能源获取联盟的谅解备忘录，旨在倡导积极团结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2. 摩洛哥与其他 21 个国家承诺，到 2050 年将核能装机量较 2020 年增加两倍以减少排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官方网站的资源整理。

第二，借助国际组织设置议程。不同国际政治行为体设置议程的方式各异，与议题相关的国际组织具有巨大影响力，是资源有限的国家间接设置议程的重要抓手。^①作为清洁能源发展的后来居上者，摩洛哥注重与国际能源组织合作，推进清洁能源合作议题的磋商、启动和实施。例如，摩洛哥加入国际能源署，在全球清洁能源市场开发中发挥交流、沟通及协调作用。^②2021年6月，摩洛哥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签订协议，就清洁能源领域的公私合作模式达成共识，共同探索新的可再生能源价值链与产业链。^③2023年12月，摩洛哥加入煤炭淘汰联盟，承诺逐步淘汰煤电并使用更环保的可再生资源。摩洛哥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部部长莱拉·贝纳里（Leila Benali）表示：“摩洛哥将与合作伙伴在财政和技术手段上共同推进清洁能源发展，以逐步淘汰煤炭。”^④

第三，依托首脑外交设置议程。穆罕默德六世国王作为“绿色增长”发展战略的主要推动者，热衷于在各种国际场合打造摩洛哥“绿色发展”的国际品牌。其中，多边会议发言成为其展示低碳发展理念和绿色国家形象的重要契机。2015年12月，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穆罕默德六世指出，摩洛哥“关于清洁能源的积极政策”是成功应对气候变化的典范，并展示了该国水电开发成效以及“绿色摩洛哥计划”的进展。此外，穆罕默德六世还亲自为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背书。2023年9月，由全球绿色氢能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世界Power-to-X峰会在摩洛哥召开，穆罕默德六世在会上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绿色氢能倡议，旨在整合自然资源、战略愿景和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将摩洛哥定位为氢能产业的区域领导者和非洲中心。^⑤

① 韦宗友：《“国际议程设置”：一个初步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6期，第137页。

② “Morocco Signs Action Plan With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Morocco World News, December 8, 2019, <https://www.moroccoworldnews.com/2019/12/288542/morocco-signs-action-plan-with-international-energy-agency>, accessed February 8, 2025.

③ “Morocco and IRENA Partner to Boost Renewables and Green Hydrogen Development,” IRENA, June 10, 2021, <https://www.irena.org/News/pressreleases/2021/Jun/Morocco-and-IRENA-Partner-to-Boost-Renewables-and-Green-Hydrogen-Development>, accessed February 12, 2025.

④ “Morocco Joins Global Coalition to Phase Out Coal Energy,” Morocco World News, December 9, 2023, <https://www.moroccoworldnews.com/2023/12/359436/morocco-joins-global-coalition-to-phase-out-coal-energy>, accessed February 12, 2025.

⑤ “Morocco Shines as Global Green Hydrogen Hub at the 3rd World Power-to-X Summit,” Morocco World News, September 18, 2023, <https://www.moroccoworldnews.com/2023/09/357754/morocco-shines-as-global-green-hydrogen-hub-at-the-3rd-world-power-to-x-summit>, accessed February 12, 2025.

(三) 清洁能源外交中的能源互联

为应对气候变化、遏制温室效应，摩洛哥在努力融入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推动可再生能源合作的同时，开始布局区域和洲际电网的互联互通，以增强能源外交的影响力。

第一，在区域层面打造电力辐射中心。事实上，电力互联对马格里布国家而言并非新鲜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已搭建跨国电网。^① 近年来，为满足清洁电能大规模、远距离运输的需要，摩洛哥积极推动区域能源一体化朝着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发展。在北非能源互联方面，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建有两条 225 千瓦和两条 400 千瓦输电线路，但目前仅用于电力事故时的应急支援，双方均未表现出扩大电力贸易的意愿。2021 年，阿尔及利亚单方面断绝与摩洛哥外交关系，电力贸易随之停滞。^② 为提升清洁能源利用率，摩洛哥将能源一体化重点转向西非地区。在西非能源互联方面，摩洛哥与尼日利亚的天然气互联管道项目落地，进一步巩固其连接地中海南部海岸和西非地区能源供给的枢纽地位。2023 年 11 月，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签署谅解备忘录，为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 3 个国家的电力互联铺平道路，迈向与西非电力联盟的深度互联。摩洛哥国家电力监管局（ANRE）主席巴达克（Abdellatif Bardach）表示，“该项目将促进非洲大陆综合电网一体化走深走实。”^③

第二，在洲际层面塑造能源互联枢纽。作为欧洲与非洲的重要连接点，摩洛哥在推动洲际能源联通方面具有天然优势。1997 年 8 月，摩洛哥与西班牙首个电力联网工程正式投入运行，实现非洲与欧洲电网互联。该项目年输送能力达 2.5 亿千瓦时，相当于一座 300 兆瓦热电厂的年发电能力，占摩洛哥年电力产能的 20%。为进一步扩大能源交换市场，两国第二条海底电缆于 2016 年投入使用；第三条电缆正在建设，预计 2026 年前投入使用。^④ 为加强洲际清洁能源互联互通，摩洛哥正与其他欧洲国家探讨电网建设可能性。2023 年 12 月，摩洛哥和葡萄牙签署建立清洁电力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声明，强调清洁电力互联互通对欧洲和

① 张锐、岳锋利：《能源转型背景下阿拉伯电力一体化的进展与阻碍》，《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99 页。

② Vaida Zemlickiene et al., “Analysis of Morocco’s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Potential,” *Insights into Regional Development*, Vol. 6, No. 2, 2024, p. 71.

③ 《摩洛哥与毛里塔尼亚签署协议加强能源合作》，新华社，2023 年 11 月 24 日，<https://english.news.cn/africa/20231124/48cb119f30164189ae6ef602230b0f43/c.html>，访问日期：2025 年 2 月 15 日。

④ 于明弘：《非洲电力池组织：电力能源互通、贸易与共享》，《中国投资》2023 年第 7 期，第 102—103 页。

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动因、路径与挑战

非洲实现“脱碳”具有重要意义。^①同时，摩洛哥与英国计划修建4条长达3800千米的海底高压直流（HVDC）电缆，预计建成后将满足英国8%的电力需求。^②随着欧洲“可持续电力贸易路线图”（SET Roadmap）的制定，摩洛哥在第22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与欧洲多国签订电力合作协议，进一步巩固其洲际能源枢纽地位。

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的成效与挑战

基于多重策略的相互作用，摩洛哥在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构建国家竞争优势和提升国家地位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对于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摩洛哥而言，西撒哈拉问题的长期掣肘、区域能源政策的同质化竞争以及国际能源治理的不对称关系等问题，持续制约其清洁能源外交的纵深发展。

（一）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取得的成效

第一，摩洛哥内生发展动力得以保障和增强。近年来，摩洛哥依托国际清洁能源项目合作，提升可再生能源在总体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内能源自主。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数据，截至2022年底，摩洛哥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3727兆瓦，占总电力装机容量的38%，位列非洲国家前五。^③同时，摩洛哥可再生能源占比从2000年的1.97%增长至2022年的7.26%。^④能源结构变化进一步说明摩洛哥近些年在摆脱传统能源依赖、增强能源安全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摩洛哥与国际社会深化清洁能源合作的过程中，清洁能源技术对接正成为摩洛哥初创中小微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的基础，拓宽了妇女和青年的就业

^① “COP28: Morocco, Portugal Sign Joint Declaration on Electricity Interconnection Project,” Maroc.ma, December 4, 2023, <https://www.maroc.ma/en/news/cop28-morocco-portugal-sign-joint-declaration-electricity-interconnection-project>, accessed February 15, 2025.

^② “The Wild Plan to Export Sun From the Sahara to the UK,” Wired, September 23, 2022, <https://www.wired.com/story/the-uks-wild-plan-to-use-a-giant-cable-to-catch-sun-from-the-sahara/>, accessed February 15, 2025.

^③ “Morocco – Country Commercial Guide, Washington,”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2024, <https://www.trade.gov/country-commercial-guides/morocco-energy>, accessed February 18, 2025.

^④ “Morocco,” IEA, 2022, <https://www.iea.org/countries/morocco/energy-mix>, accessed February 18, 2025.

渠道。^① 尽管摩洛哥仍然是农业大国，但清洁能源正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第二，摩洛哥国家竞争优势得以构建和凸显。在清洁能源外交推动下，摩洛哥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产业链逐步成型，驱动该国产业创新进入第三波发展，即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在产业链方面，摩洛哥构建起一套基于“关键矿产—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的产业生态系统，成为世界清洁能源产业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 年摩洛哥被评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市场，2023 年摩洛哥位列第二，仅次于丹麦。^② 在供应链方面，摩洛哥凭借持续增长的清洁能源优势积极对外出口，增强了其地区影响力。在清洁能源产业链支撑下，摩洛哥实现从电力净进口国向净出口国转型。2015 年摩洛哥从西班牙进口电力占该国发电量的近 17%，而 2019 年摩洛哥对西班牙出口 1207 亿瓦时电力。^③ 同时，通过提供清洁能源地区公共产品，摩洛哥提升了其在非洲外交布局中的资源性权力。清洁能源外交是摩洛哥在价值链中摆脱依附的重要尝试，助力其成为区域乃至洲际层面清洁能源生态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摩洛哥国家地位得以提升。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包括可再生能源生产和环境保护措施）是国际社会的热门议题，各国对改变环境保护标准和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的必要性已达成共识。摩洛哥寻求建立更为绿色低碳的能源合作机制，巩固了其“绿色能源强国”的良好形象，提升了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地位。作为最早提交国家自主贡献计划的国家之一，摩洛哥在国际会议上强调和宣传其能源转型模式，并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赞誉，强化了其作为环境可持续性典范的绿色国家形象。2019 年，在气候变化绩效指数（CCPI）中，摩洛哥从 2012 年的第 25 位上升到第 2 位，是气候行动追踪机构认为达到《巴黎协定》1.5℃控温目标仅有的两个国家之一。^④ 气候变化绩效指数和气候行动追踪器等主要气候变化指数将摩洛哥列为清洁能源转型的领跑者，进一步巩固了其“新兴中等国家”的地位。

^① Michaël Tanchum, “Renewable Energy and Morocco’s New Green Industries: How Morocco’s Green Energy Ecosystem Can Expand Women and Youth Employment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iddle East Institute, October 22, 2024,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renewable-energy-and-moroccos-new-green-industries-how-moroccos-green-energy-ecosystem>, accessed February 18, 2025.

^② Ibid.

^③ “Morocco Remains Net Exporter of Electricity,” Morocco World News, February 6, 2020, <https://www.moroccoworldnews.com/2020/02/292981/morocco-remains-net-exporter-of-electricity/>, accessed February 25, 2025.

^④ Katharina Elisabeth Nicolai, “A Green Gambit: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Foreign Policy in Morocco,”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27, No. 4, 2022, p. 13.

（二）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面临的挑战

第一，西撒哈拉问题的掣肘。西撒哈拉问题最早可追溯至1884—1975年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至今未获解决。近年来，西撒哈拉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相关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贸易、投资等方式参与到冲突中。作为领土争端的利益攸关方，摩洛哥十分看重西撒哈拉地区的清洁能源潜力，该地区清洁能源装机容量约占摩洛哥的7%。^①在西撒哈拉地区5个风力发电场中，有4个由摩洛哥能源公司（NAREVA）投资建设。然而，在争议地区建设清洁能源项目对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产生一系列消极后果。2014年，摩洛哥计划投资一项价值约90亿美元的太阳能项目，但国际金融机构对其计划在西撒哈拉地区建厂表示不满，包括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都拒绝为该项目融资，以避免在领土争端中表达立场。沙特阿拉伯矿业和能源部部长阿卜杜勒卡德尔·阿马拉（Abdelkader Amara）表示：“如果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其他国家拒绝支持西撒哈拉地区的清洁能源项目，那么海湾国家也不愿承担相关融资风险。”^②这一问题限制了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的国际合作空间。

第二，区域层面的同质化竞争。鉴于清洁能源议题与地缘政治相互关联，摩洛哥构建清洁能源一体化和推进地区清洁能源合作网络建设常因地区能源治理“再地缘化”受阻。摩洛哥曾试图推进泛阿拉伯电力市场建设，但地区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进展不顺利。同为欧洲能源主要供应者的阿尔及利亚成为摩洛哥地区合作的最大阻力。以阿尔及利亚—西班牙输气管道为例，因该管道途经摩洛哥，摩洛哥从中获得巨额过境费的同时需向阿尔及利亚购买6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作为补偿。2021年阿尔及利亚单方面中断该管道，不仅威胁摩洛哥能源供应，而且打乱摩洛哥区域清洁能源布局。为此，摩洛哥转而打通与尼日利亚的天然气通道以满足欧洲能源需求。被边缘化的阿尔及利亚转而向意大利寻求清洁能源合作，并提出建设“跨撒哈拉天然气管道”分流尼日利亚天然气，以钳制摩洛哥的能源供应。^③地缘政治竞争和经济发展矛盾为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

-
- ① “Report: Moroccan Green Energy Used for Plunder,” Western Sahara Resource Watch, 2016, <https://wsrw.org/en/archive/3614>, accessed March 1, 2025.
- ② “Western Sahara Dispute Dims Morocco’s Solar Dreams,” Reuters, January 2, 201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USBREA010KD/>, accessed March 1, 2025.
- ③ “The Energy Geopolitics of North Africa,” Policy Analysis, February 9, 2023,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energy-geopolitics-north-africa>, accessed March 1, 2025.

第三，国际层面的不对称关系。事实上，欧洲能源倡议已将摩洛哥清洁能源纳入其版图，该倡议第一阶段目标是“到 2050 年，以横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场为核心，通过特殊的高压直流传输电缆连接欧洲，为欧洲提供 15% 的电力。”^① 换言之，欧洲国家常以应对环境危机、追求绿色发展等目标为掩护，通过电力“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对摩洛哥实施经济剥削、权益侵害和单边控制。因此，摩洛哥不得不权衡处理与欧洲国家清洁能源合作中的不对称关系。例如，随着摩洛哥从电力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其与西班牙围绕第三阶段 900 兆瓦电力互联项目的谈判陷入僵局。摩洛哥认为该项目将进一步丰富国家能源体系多样化，消纳国内富裕清洁能源，但西班牙担心项目建设成本转嫁国内，扰乱国内电力市场。^② 因此，掌控合作主导权的西班牙以各种理由推迟项目实施。可以预见，这种不对称合作关系会持续影响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的有效性。

结语

作为影响国家间互动的关键因素，地位政治在国家对外政策制定中发挥的作用显而易见。自 21 世纪以来，摩洛哥将清洁能源外交视为实现角色重新定位和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手段，积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多维合作平台为依托、以相对技术优势为支撑，通过多向结网、议程设置和能源互联等实践，提升其议程设定权、规则制定权以及制度性话语权。在此背景下，摩洛哥“绿色领跑者”“可再生能源大国”“非洲低碳先驱”等身份获得国际社会认可。面对大国战略竞争、公共卫生危机以及俄乌冲突等全球性问题给区域秩序和摩洛哥国际角色带来的冲击，摩洛哥不仅借助资源禀赋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还将自身塑造为区域清洁能源供给者和全球能源秩序治理者。可以说，清洁能源外交是摩洛哥从区域强国迈向新兴中等强国的重要尝试。

清洁能源外交作为摩洛哥外交新亮点，虽然取得显著成效，但也面临诸多困境。在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实则是全球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能源地缘政治博弈的一个缩影。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南北差距仍然显著的今天，作为连接非洲与欧洲的摩洛哥更容易成为各方力量拉扯的角力场，成为大国

^① “Could the Desert Sun Power the World?” The Guardian, December 11, 20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1/dec/11/sahara-solar-panels-green-electricity>, accessed March 5, 2025.

^② Gonzalo Escrivano, “The Geopolitics of Renewable and Electricity Cooperation between Morocco and Spain,”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24, No. 5, 2018, pp. 3–5.

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动因、路径与挑战

竞争的前沿地带。在此背景下，摩洛哥清洁能源外交不仅要面对北方国家“强制度”下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而且要面对区域国家“重博弈”下的同质化竞争关系，同时也要处理南方国家“弱治理”下政治风险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未来，如何更好地应对各种危机与挑战，化劣势为优势，需要摩洛哥在差异化整合南北清洁能源合作关系的同时，与其他南方国家一道把握契机和调动资源，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格局中的集体声音。

中国和摩洛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全方位合作不断深化，清洁能源合作成为双方多维合作中的焦点。2022年1月，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双方围绕清洁能源技术、标准和市场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尤其在面对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在能源转型领域出现越来越大的“步调差”，两国在规则制定、话语引导、道义带动方面拥有广阔合作空间。第一，规则倡导，构建公正体系。两国一道倡导公平、开放的绿色贸易规则框架，发挥全球南方清洁能源倡议和伙伴关系的规模优势，推动清洁能源市场的规范化和透明化，以此减少北方国家在清洁能源技术和贸易上的壁垒，平衡发达国家在规则制定中的主导地位。第二，话语引导，督促北方履责。两国可凭借各自在全球议程中的话语影响力，倡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部署可再生能源的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能源供应安全和绿色低碳转型双重挑战。第三，道义带动，维护南方利益。两国应着眼于地球和人类的未来，帮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支持有关国家推广应用可再生能源，实现“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发展目标。

（责任编辑：陈雅慧）

identity through the opposition between “colonizers and nationals”, evolving from a tool of national liberation during the Bourguiba era to a key asset for post – independence political elites competing for power. The logic of democratic underdevelopment manifest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lers and subjects” as a compromise between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cy. From Bourguiba’s charismatic leadership to Saied’s authoritarian resurgence, populism has consistently played a transitional and accommodative role. The religious logic, characterized by the division between “secularists and believers”, reveals a dual process of political sacralization and religious politicization : while secular regimes invoke Islamic symbols to reinforce their legitimacy , political Islamist forces mobilize religious populism to challenge the secular elite. The study finds that populism in Tunisian political practice is marked by apparent instrumentalism ; various political actors strive to define “the people” in ways that shape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their favor. This dynamic constitutes a driving force of Tunisia’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 reflecting the intricacie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 non – Western societies. At the same time, populism reveals intrinsic limitations ; while effective in sparking political change and emotional mobilization , it struggles to provide sustainable governance solutions. The Tunisian case illustrates the diversity , multiplicity , and multidirectionality of populism , offering a perspective that transcends Western – centrism and providing critical insights into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amid the ongoing global populist wave.

Keywords:Tunisia,populism,nationalism,democratic transition,political development

Authors:Liu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Arabic Studies ,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 Sun Fengxuan, PhD Candidate of the School of Arabic Studies ,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Morocco’ s Clean Energy Diplomacy: Motivations, Pathways and Challenges

Zhao Yuechen and Jiang Wenjing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 clean energy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shown a collective rise. Morocco has strategically leveraged clean energy diplomacy as a strategic lever to respond to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initiatives and pursue geopolitical interests externally , as well as a green engine to strengthen domestic energy security and

consolidate socio-economic stability internally. Guided by green development principles, supported by multidimens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s, and bolstered by relative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Morocco has enhanced its centrality in global energy cooperation networks through practices such as multi-directional network building, agenda-setting, and energy interconnectivity. While these intertwined strategies have yielded progress in fostering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constructing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elevat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challenges persist, including constraints posed by the Western Sahara issue, regional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asymmetrical relations, which hinder the further advancement of Morocco's clean energy diplomac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widening "North-South divide" in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s, Morocco's clean energy diplomacy model not only sets a new paradig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ransitioning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power, but also offers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to deepen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Morocco.

Keywords: Morocco, clean energy diplomacy, Climate Change, green development

Authors: Zhao Yuechen,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Institute of the Belt and Road Studies 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Jiang Wenjing,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From Particularism to Universalism: A Perspective on New Chinese Migrant Entrepreneurs' Philanthropy in Cameroon

Li Xiyuan and Wen Guozhu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philanthropic initiatives undertaken by new Chinese 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Cameroon who began business ventures since the late 1990s. Drawing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4 new Chinese 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Cameroon,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ir philanthropic engagement is fundamentally motivated by three interconnected dimensions: state-level promotion o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community-level support from transnational hometown networks, and individual-level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philanthropic practices of new Chinese 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Cameroon feature multi-community engagement,